

〔清〕蔣士銓 著
邵海清 校
李夢生 箋

忠雅堂集校箋

一

中國古典文學叢書



〔清〕蔣士銓 著
邵海清 校
李夢生 箋

忠雅堂集校箋

—

上海古籍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忠雅堂集校箋/(清)蔣士銓著;邵海清校;李夢生箋.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12 (2012.8 重印)
(中國古典文學叢書)

ISBN 978-7-5325-1292-8

I. ①忠… II. ①蔣… ②邵… ③李… III. ①中國文學:古典文學—作品綜合集—清代 IV. ①I214.9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2011) 第 089385 號

本書出版得到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資助

中國古典文學叢書

忠雅堂集校箋

(全四冊)

[清] 蔣士銓 著

邵海清 校

李夢生 箋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272號 郵政編碼200020)

(1)網址: www.guji.com.cn

(2)E-mail: guji1@guji.com.cn

(3)易文網網址: www.ewen.cc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發行中心發行經銷

上海展強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 850×1156 1/32 印張 82.875 插頁 24 字數 1,570,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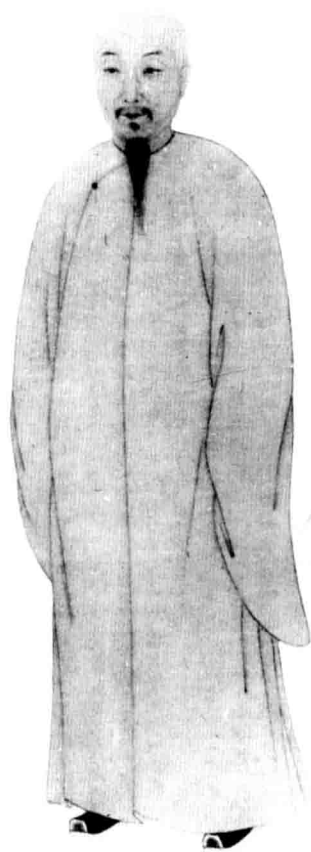
1993年12月第1版 2012年8月第2次印刷

印數: 801-1,6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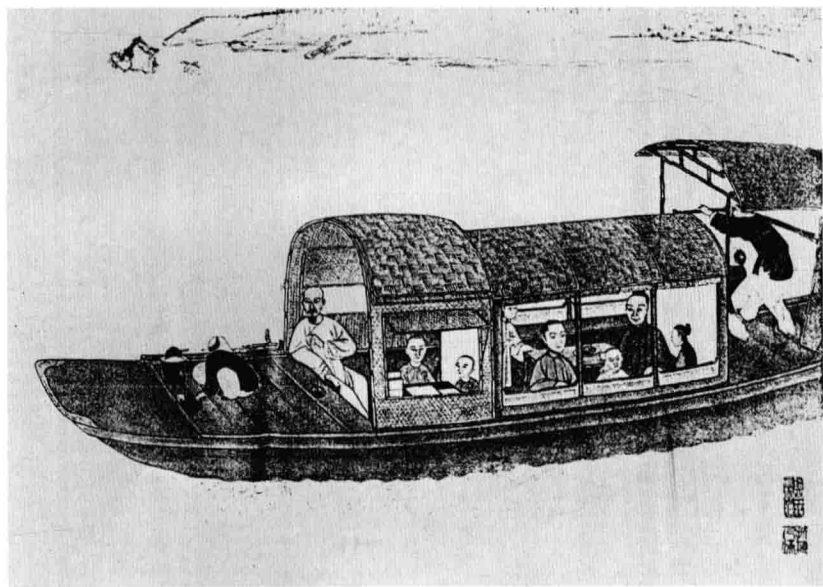
ISBN 978-7-5325-1292-8

1 • 636 精裝定價: 238.00 元

如有質量問題,請與承印公司聯繫



蔣士銓像
(據《清代學者像傳》複製)



清華冠繪《歸舟安穩圖》

柳州如高龜獨眠霽曉孤吹義
少如百寶流蘇千絲鐵網綺密環
妍要非適用東坡如屈注天潢倒
連滄海變眩百城終歸雄渾永井
如回翔八璣可施堂廟荆公如鄧公
繼兵入蜀要以陰絕為功

試湖州碑系
生華

喻義齋少作稿

甲子

時年子自澤州經河南湖北歸江右

鉛山 蔣士銓

清容

浩歌

海波直上堆芙蓉五丁一夜移千峰羲和鞭日怒走
馬寒蟾出沒驚飛鴻天雞不鳴老兔伏玉宮激射天
河空中有志士苦夜短倒喝結璘行天東二十男兒
不得意酒壚醉卧遊新豐玉觴散盡綠綺軫連錢
脫却青毛驄倔强匣中三尺水疾聲夜吼豐城銅
過眼崑崙沒海水黃河天半垂崆峒生年既不滿百歲
北邙墓草成高齋短衣擬挾玉龍去捫蘿一笑從稼公

此本自
存于耳

藏園詩鈔

戊戌

鉛山 蔣士銓 辛卯

出門

一院襟花發主人方出門園林過夜雨艸木被新恩
母增心痛牽孫拭淚痕登車礪臣節不敢說銷魂
卅口無生產支持託病妻芳園可延佇虛幌悲嘯已懼
才華謝烏能骨肉携誰憐梁孟老分啖一黃齏
仲子持門戶書燈尔獨留三年鑄經史萬馬避驂騑
且復遵師訓如何解母憂寄聲鍾伯敬謂西樵孝廉聊占極
天游

曹公莽古直
悲涼

銅絃詞

鉛山 蔣士銓

定南

解連環

燕子磯獨眺

江流日夜問六朝人物。爾何為者。三百年龍戰元黃。
但歌舞荒淫風流儒雅。醉夢興亡。又節次欺人孤
寡。放千尋鐵鎖一片降帆。粧點圖畫。幾度殺人
盈野。算偏安繞過幾王幾霸。說天塹。席踞龍蟠。被
風月鶯花幾番誤也。眼底蒼茫。剌燕于飛上下。
訴當年故國山圍空城潮打。

霜葉飛

題店月橋霜

四

此時情味曾經。比曉風殘月還苦。画師難道也銷。

前言

清代乾隆時期，開國已歷百年，政治漸趨穩定，經濟日益繁榮，統治者採取恩威並施的政策，知識分子大多潛心典籍，學術文化呈現蓬勃發展的勢頭。詩壇人才輩出，流派紛呈。袁枚首創性靈說，與蔣士銓、趙翼並稱「乾隆三大家」。他們共同主盟乾、嘉時期的詩壇先後垂五十年，並在各自擅長的文藝、歷史、文學批評領域中作出過獨特的貢獻。蔣士銓的詩詞古文素負時譽，他的聲名遠播海外，他所創作的戲曲，乾隆時期即已「流播藝苑，家豔其書」（張埴冬青樹序）。他是以詩人而兼戲曲家被載入中國文學史冊的。

蔣士銓，字心餘，一字茗生，號清容，晚號定甫，別署離垢居士。他的先世本姓錢，原籍浙江長興，祖父承榮，字靜之，幼時值明末亂離之際，流徙至江西鉛山，為蔣聖寵嗣子，始改姓蔣。他的父親名堅，字非磷，號適園，慷慨仗義，有古俠士風，又精刑名之學，屢拯人於患苦之中。母親鍾令嘉，字守箴，自幼從父讀書，敏於才思，晚年自號甘茶老人，著有柴車倦遊集。

清雍正三年（一七二五）十二月二十八日，蔣士銓誕生於江西南昌。幼年家境清寒，但却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由於父親長年奔走在外，他從小就跟隨母親寄居在餘干縣瑞洪鎮外祖父鍾志順家。四歲，母即授以四子書，斷竹箴排撇畫，教他認字。外祖和諸舅也都關心對他的教育。九歲，母又授以禮記、

周易、毛詩及唐宋人詩。十一歲，蔣堅攜家人偕遊齊、魯、燕、趙等地，蔣士銓於馬背，歷覽太行、王屋之勝。入山西澤州，館於鳳臺王鑑家者十年，得讀王氏豐富的藏書，以是學業日進。二十歲，全家束裝南還，旋卜居鄱陽。次年，娶婦張氏於南昌。二十二歲，還鉛山應童子試，督學金德瑛拔士銓第一入縣學，對他的試卷倍加贊賞，以「喧啾百鳥羣，見此孤鳳皇」二語評之。乾隆十二年（一七四七）二十三歲時，舉於鄉。

但是對蔣士銓來說，科舉的道路並不平坦。乾隆十三年（一七四八）赴京會試，被放。這年十二月，他的父親去世。一度生計無着，曾應南昌縣令顧錫鬯之邀，主持編纂南昌縣志。乾隆十七年（一七五二），自鄱陽移居南昌。是年秋，應禮部恩科試，雖經房師力薦，終因「主司以江西春秋已中六卷，不再閱」清容居士行年錄而落第。乾隆十九年（一七五四）再應會試，又因謄錄以表文不敷謄寫，稟請加頁不許，「遂暗貼於明遠樓下」（行年錄），再次被放。同年，考授內閣中書。不久，告假回鄉。於次年秋冬間，迎家眷至京。

蔣士銓在仕途上也並不順利。乾隆二十二年（一七五七）三十三歲時，得中二甲十二名進士，改庶吉士。三年散館，授翰林院編修，先後充任武英殿纂修官、順天鄉試同考官、續文獻通考館纂修官。在京任職期間，他雖然聲譽日起，名公卿爭以識面為快，却居官不遷。他賦性耿介沖淡，不諧於俗，承認自己「拙於仕宦」，並不無感慨地說過：「從俗豈不好，竊懼傷直性」，「我性厭喧雜，豈能與俗諧」（雜詩四首之一、之四）。袁枚也說他：「遇不可於意，雖權貴幾微不能容。太宜人慮其性剛。勸令歸里。」（瀚

林院編修候補御史蔣公墓誌銘）他的這種脾性，自然容易闕罪於人，並與當道者不合。和他同時官翰林院編修的趙翼送蔣心餘編修南歸詩之二：「敏捷詩如馬脫銜，才高翻致謗難緘。」（自註：「有問之於掌院者，故云。」）自是事出有因。然而更直接的原因，則是在行年錄中所說：「裘師穎薦予入景山爲內伶填詞，或可受上知，他自然不願也不屑通過這樣的途徑希求置身青雲，於是「力拒之」，進而堅定了他辭官歸去的決心。因此在京居官八年之後，當四十歲盛年時，乞假養母，繪歸舟安穩圖並作歸舟安穩圖記以明志。這一行動得到他老師金德瑛的贊同：「君行其志可耳，又奚疑？」（忠雅堂詩集序）更得到他母親的欣然支持，並首題歸舟安穩圖詩七首勉之。

乾隆二十九年（一七六四），蔣士銓奉母攜眷，撥棹南歸，僑寓金陵。他對雞鳴山（即雞籠山）下的新居以及乍離官場、退居林下的「寓公」生涯頗爲滿意。且其居處與袁枚相隣，二人時相過從，極詩酒盤桓、切磋唱酬之樂。

然而，「本無田里可躬耕，奉母來棲白下城」（尹望山督相招飲同袁簡齋秦澍泉兩前輩席上作之二），蔣士銓在家鄉既無田地可資生產，金陵也終非久留之地，「失官去微祿，饑色漸如故」（詠懷三首之三），他不能不爲衣食考慮。「自揣宜教授于鄉」（金德瑛忠雅堂詩集序），原是他的素志，適浙江巡撫熊學鵬致書延請，遂於乾隆三十一年（一七六六）初夏，應邀前往，主紹興戴山書院講席。翌年，舉家赴會稽，居天鏡樓。在戴山，他與老詩人劉文蔚訂忘年交，「性情文字，相餉無虛日」（越州七子詩序）。乾隆三十三年（一七六八）歲首，原擬應李清時之招赴山左，以生徒輩鼓噪力爭，乃留杭州崇文書院六十七

日，仍還莪山。乾隆三十七年（一七七二）春，復應兩淮鹽運使鄭大進之聘，主講揚州安定書院，寓於芳潤堂。其間，與揚州八怪之一的羅聘，詩畫往還，交誼甚篤。他六載于越，三載于揚，除悉心教授生徒，甄拔寒畯外，還致力於山長的份外事，如建議修蕭山富家池石堤和重修三江應宿閣，他曾力言於巡撫，並一再致書寧紹台道潘蘭谷，為修梅花嶺祠堂和史公衣冠墓，他也曾向運使進言，後又通過同年彭元瑞以史可法畫像卷入奏，終於奉敕建起了祠堂及御書樓。

乾隆四十年（一七七五）正月，蔣士銓的母親病逝於揚州。六月，扶輿登舟返里。乾隆四十二年（一七七七）夏，舟過撫州蕭公渡，以顛風覆舟，幾溺，行裝蕩洗，詩卷淪沒。在南昌，他修葺了一所頗具規模的園林——藏園，打算在這裏度過他的餘年。其時，乾隆帝南巡，賜彭元瑞詩有云：「江右兩名士，汝今為貳卿。」註云：「其一蔣士銓，與元瑞同年入翰林。」因感念乾隆帝的垂注，遂萌再度出山之想，加之彭元瑞疊書敦促，五十四歲的蔣士銓，於乾隆四十三年（一七七八）早春離家，再次入京。乾隆四十六年（一七八一），充國史館纂修官，專修開國方略十四卷，記名以御史補用。復因患風痺之疾，於乾隆四十八年（一七八三）春夏間，買舟南歸，養病於南昌藏園。這時他右體偏枯，猶用左手作字，舌本牽強，仍復耽讀不倦。袁枚過訪，他抱疾作陪，囑為藏園詩作序，並手書生平事略以示。乾隆五十年（一七八五）二月二十四日卒，終年六十一歲。

蔣士銓晚年在述懷一詩中回憶自己的過去，從「苦懷經濟心」，到「慷慨歸來休」，從「感激再出山」，而感到「宦海如沉浮」，他的仕宦生涯是落真的。雖然他的才名傾動京師，甚至受到最高統治者的稱許，然

而他並沒有真正受到重視。他徒有熾烈的用世之心，現實却始終沒有提供給他可以一展抱負的用武之地。三十年中，當時同被目爲「江右兩名士」之一的彭元瑞置身通顯，官至禮部尚書，而他垂老不過是一個「七品歸田老史官」（張舟第二碑題詞）。也因此，他把一生的主要精力，傾注於講學授徒和文學藝術創作之中了。

袁、趙皆享遐齡，蔣則僅得中壽，但他們都是畢生勤奮作詩。小倉山房詩集存詩近七千首，甌北集存詩五千餘首，忠雅堂詩集則存詩二千五百首左右。所幸的是北京圖書館今尚藏有蔣清容先生手書詩稿（其中缺辛巳、丁亥至壬辰、癸巳之大部，己亥至甲辰各年所作詩），雖非全璧，與刊本相較，已多出近一倍，合計存詩四千九百餘首。趙翼所謂「三家旗鼓各相當」（袁子才輓詩），僅從詩的數量看，亦非虛語。

三家詩論，互有同異。袁枚有隨園詩話，趙翼有甌北詩話，蔣士銓並無詩論，詩話一類的專著，他所撰的定齋瑣語今已不可得見。他的論詩之作，散見於其詩文序跋之中。以詩論詩，是他詩集當中的一個重要內容。

蔣士銓的論詩之作，多爲五古、七古，其中大量的是五言六句，爲其創格。如論詩雜詠三十首，評論了自楊維禎以來有代表性的詩人三十一家，較系統地表達了作者對各種詩歌流派的見解。他所寫的系列「懷人詩」，不下一百二十首，或摹繪其人品，或品味其詩作，可看成是當代詩壇的掃描錄。而集中表現他的詩歌和文學主張的，則莫過於文字四首和辯詩二首。文字四首之一云：「心與文字會，飄飄起春雲。又如春江流，波瀾了無痕。……平時讀書力，醞釀即漸醇。此境不易到，可爲知者論。」其

四云：「文章本性情，不在面目同。」李杜韓歐蘇，異曲原同工。君子各有真，流露字句中。氣質出天稟，旨趣根心胸。……後賢傍門戶，摹仿優孟容。本非倖達士，真氣豈能充？」辯詩云：「唐宋皆偉人，各成一代詩。變出不得已，運會實迫之。格調苟沿襲，焉用雷同詞。……奈何愚賤子，唐宋分藩籬。……李杜若生晚，亦自易矩規。寄言善學者，唐宋皆吾師。」這與他在一些詩序中所論恰可互為印證：

古今人各有性情，其所以藉見于天下後世者，於詩為最著……鍾叔樞與同學二三子論詩，首戒蹈襲，唯務多讀書，以養其氣，于古人經邦致治之略，咸孜孜焉。（鍾叔樞秀才詩序）

夫辭必己出，意必自陳，文章所著，流品傳焉。苟執唐宋之說，強為低昂，互相詆誚，是皆不能自立之士。（沈生擬古樂府序）

若斤斤與前賢論宗門，守繩墨，較工拙，講聲病，雖極盡能巧，而其中無物焉，是亦苟作而已矣。（胡簡麓秀才詩序）

夫學無常師，人貴自立，何南北之足云。（邊隨園遺集序）

綜上所述，蔣士銓論詩首戒蹈襲，亦步亦趨，主張脫去依傍，自立門戶，他反對規唐模宋，互為低昂，主張博取衆長，唐宋皆師。他認為詩應以性情為本，各有自己的面目，強調多讀書，以期學有根柢，於學中求「變」，即在繼承中有所創新。在創作方法上，他反對拘守前人繩墨，講求形式技巧，育之無物，主張辭必己出，意必自陳，表現真實的思想感情，而又能自出機杼，進而達到「醇」的境界。這些見解和主張，確有超越前人之處，並與袁、趙同聲相應，對當時擬古主義和形式主義的詩風起過振衰

救弊的作用，是有針對性和進步意義的。不過，對於性情的理解，袁枚認為「性情遭遇，人人有我在焉」，（答沈大宗伯論詩書），重在獨特的個性和真情實感，蔣士銓則強調「性情之正」，即所謂「忠孝義烈之心，溫柔敦厚之旨」，（鍾叔梧秀才詩序），一切以不悖於儒家的倫理道德和傳統的詩教為依歸，從而暴露出他思想意識上偏執保守的一面。

以詩論史，是蔣士銓詩作中另一類常見的題材。作者因為曾經「忝列史官」，所以經常想到自己的職責，並以春秋時的「良史」南史氏、董狐自律：「安肯輕提南董筆，替人兒女訴相思？」（中州愍烈記題詞之四）他對歷史有着濃厚的興趣，不僅戲曲創作多半採取的是歷史題材，而且還寫下了不少詠史詩。或讀史興感，或懷古寄慨，或表達仰慕之情，或予以諷刺鞭撻，縱橫捭闔，議論風生。史可法是他崇敬的一個歷史人物，他二十四歲第一次經過揚州，寫了梅花嶺弔史閣部，以後在北京得史可法遺像及家書真迹，藏閱十載，在揚州，為建立史公祠堂盡了最大的努力，直至五十四歲再次北上途經揚州時，又寫了梅花嶺謁史忠正祠墓：「十六年心事，重來一拜中。……梅花含笑處，不與舊時同。」他為此感到欣慰。文天祥是他景仰的又一個歷史人物。他曾經請杭州鮑綠飲秀才別寫文天祥像，與史可法像並藏於家。在題文信國遺像詩中，他把史可法比作是文天祥「再世」。晚年還根據文天祥的事跡譜寫了長達三十八齣的冬青樹傳奇。作者敬仰他們的民族氣節，歷久彌深，應該說並非出於偶然。對王安石的評價，歷來褒貶不一。讀荆公集、題荆公集後、讀宋人論新法劄子等詩，力排舊說，獨抒己見，對王安石的歷史功過作了實事求是的評價。止水亭弔江文忠公萬里、謁于忠肅公祠墓歌頌以身殉國的江

萬里和于謙，辭意深沉。讀秦始皇本紀揭露秦始皇的暴虐和愚昧：「既欲求神仙，如何穿家穴？」苟能得長生，神仙亦盡誅！諷刺辛辣入骨。響屨廊之二：「不重雄封重豔情，遺蹤猶自慕傾城。憐伊幾兩平生屐，踏碎山河是此聲。」委婉含蓄，啟人深思。朱庭珍譽之爲：「用意沈著，又七絕中之飛將也。」（筱園詩話卷四）

蔣士銓還以詩來論繪畫、書法、戲曲等。他對繪畫有特殊的愛好和相當高的藝術鑑賞力，寫過不少題畫詩，其中不乏佳構。如題鄭板橋畫蘭送陳望亭太守有云：「板橋作字如寫蘭，波磔奇古形翩翩。板橋寫蘭如作字，秀葉疎花見姿致。下筆別自成一家，書畫不願常人誇。顏唐偃仰各有態，常人盡笑板橋怪。」字畫同源，不同的藝術門類本可以相通，詩中寥寥數語，揭示了鄭板橋書畫超塵絕俗的獨特風格。蔣士銓精於書法，風神透逸，字如其人。論書一首題梅庚山（德）臨摹冊子後把學書與讀書、書品與人品聯繫在一起，亦是深得個中閥奧，非斤斤着眼於技法的庸廓之論。

在蔣士銓詩作中，令人矚目的是他所寫的一些樂府詩，如京師樂府詞、豫章樂府詞、固原新樂府等，大抵一事一題，即事命篇，富於現實主義精神，在同輩詩人中罕見其匹。京師樂府詞十六首是他任職翰林院期間所創作的組詩，尚鑄嘗譽之爲「兼元、白、張、王、鐵崖、西涯之勝」（三家詩話），它涉及到京城的民情習俗、市井百態，難得的是他的筆觸深入到社會的底層，描寫了民間藝人的卓絕技藝，官妓的賣笑生涯，下層士卒的艱辛勞動，以及掙扎在死亡綫上的乞丐、縫窮婦的悲慘境遇，爲我們提供了十八世紀中葉北京社會風俗的巨幅畫卷，同時也揭示出「風氣妖邪此爲極」（戲旦）的都下惡習以及隱藏在